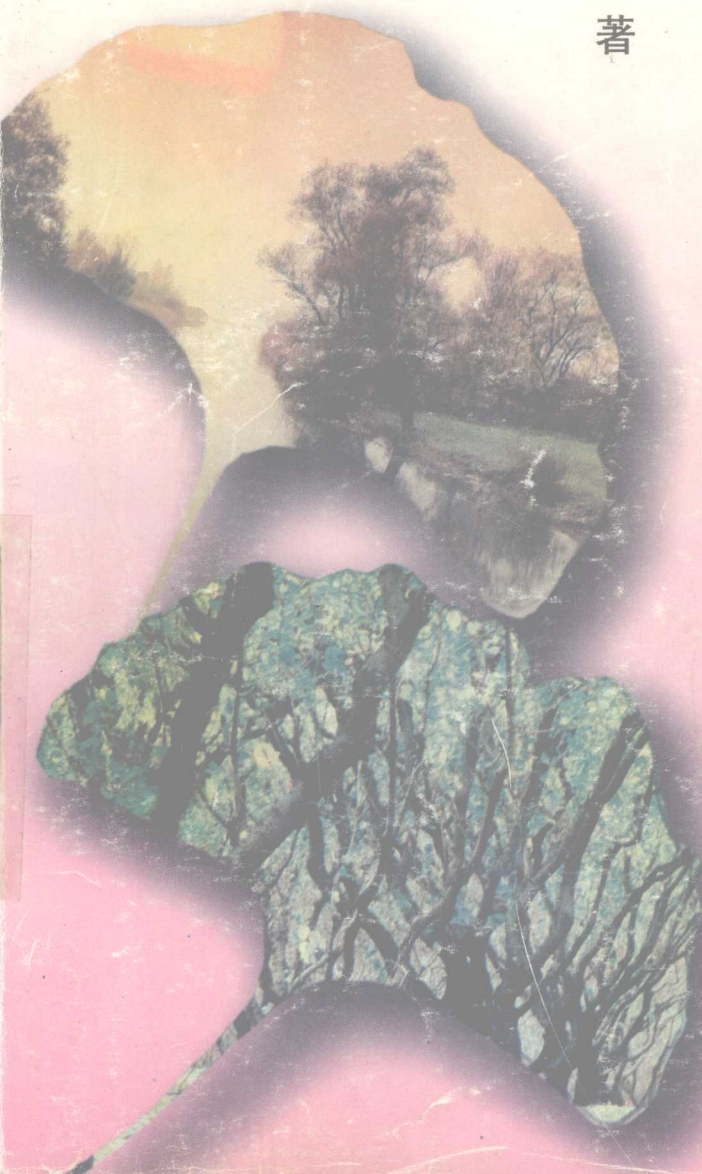


鸟斗

和国正著

远方出版社



I247.7

363

贵阳市作家协会编

鸟 斗

鸟 斗

和国正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凤城市黎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6.60 字数:143千

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8500册

ISBN7—80595—385—6/I·266

定价:19元

目录

降压灵	1
小院;小院中人	23
乌斗	42
和谐	77
烂品	92
脾气乌	115
放贷	164
盛会归来	180
孵蛋	193

降压灵

仿佛是冬月间听到打炸雷，人们惊怪得竖起了耳朵：厂办公室主任老马，马公仆，平时候和善得菩萨一般的人，居然会发脾气！这的确超出了人们已往对他的想象。

“这简直不是老马一向的为人！他竟还有脾气？稀奇！”

喜欢趁闹热的人闻讯便歇了手上的事，惊叹着，跟赶戏样朝厂办公室围拢去。

“唉！硬真把人气毒了！”

离办公室还有五六丈远，人们就听到老马火爆爆的声音。于是，脚下的步子换得飞快，转而成了小跑。

“对！冷灰头还爆出了热豆——放了两打两磅，还把我整脱了，要得！整人还兴现学吗？老子大家拼整就是，有啥子么不倒台！硬真以为我就是糍粑心，耙桃子吗？笑话！”

老马那两只小眼睛气得来黑森森发蓝，象在出火；说话的声调，也陡然升了八度。

平时，老马说话最斯文的，尽管他并没有多深的学问。但是，《增广贤文》是背得烂熟的；况且，又经历了十年“史无前例”的风雨，故尔涵养的功夫亦不浅。至于现在么，那则是由于在做气的缘故，所以应该体谅他，另当别论。

此时，老马的眼光，直直地盯在会计李芳仁的瘦脸上；这在外人眼里看来，还以为他是在发李某的脾气。

老李，全厂出了名的厚道人；外号叫“气包包”，受了气自己阴在肚皮里头。亦如所有心性宽厚的人，老李并不以老马火爆爆的眼光为怪；相反，他心里生出许多同情来。自然，对厂里这次百分之二的调资，他是不明白内幕的，但是，事实却人人有目共睹：老马毕竟在全厂通过了两榜。而且，去年百分之四十调资，马公仆还发扬了风格，主动让了。虽然老马的风格后来曾经引起一些人的议论：说他玩的是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。虽然有这些议论，老李和厂里大多数的工人，还是很恭维老马。因为，老马毕竟是让了呀！哪怕是做过场呢，厂里其它的头头也并不意味着。老实说，他们谁不是笑哈哈的晋了一级；有的人，比如书记魏石全的舅子唐白玉，连同今年的百分之二，居然晋了两级。

“算啦，你恁一火做啥子哟，说破喉咙，他人不在面前也是白搭！几块钱的事，各人想开些算啦——唉，话说转来，像这些整法……”

老李做事喜欢留余地，就连吃饭也总要欠一口，从不兴过饱。这习惯自然影响到他说话，常常只讲半节，余下的让人自去领会。而这恰恰给了老马作注脚的机会：“最可恶就是这整法——背倒人去下烂药，想起心头就冒火！”

因为这一注，老马平时候结下的善缘显出效果来了。趁

闹热的人们，不单在脸上流露了强烈的好奇，同时也分明地表示出同情与不平的颜色。而且，议论之声也越加响亮。

“除了魏大书记，谁还有本事拱脱老马！再说，是他的舅子同老马在争！”

“到局里头去告嘛！怕锤子呀！凭票数，老马多唐白玉半打半！”

“……”

正当人们忿忿议论的时刻，厂长赵智走进了办公室。

“老马，生哪家子气呀？”

赵智微笑着，语气却显得十分委婉关切。

“唉，一言难尽。”老马的声音几乎是颤抖的，“会听话的晓得你是吞不下这口气；听走了火，还以为你是在闹工资……”

“呵——”赵智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表现出十足的同情来。

他心里却暗自有几分庆幸：幸亏这次调资自己没有染指。

好！等你魏石全去独自包干！立刻，他在脸上换了副爱莫能助的表情，无可奈何地摇头说：

“这些事我也是蒙在鼓里头；老马，总不至于怪罪我吧？”

“我是那起瞎眼睛狗吗？！老赵，你评评，他这是安的啥子心？放了妈两打两榜，就是要抹要换，也该趁早放个屁呀！”

“放屁，哈，哈，这就是你不聪明的地方了。”

这说话的是马公仆手下的“基辛格”，一向自以为是智多谋的出纳员胡太平胡二。

“你以为别个也跟你老马一样少心眼？你想想看，这起事情能够先敞气吗？明摆起居心要吃你，会先跟你透气！这

一着叫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”

李芳仁白了胡太平一眼。

“胡二，你那嘴闭起行不行，不兴说帮忙劝一声，反转倒来泼油，认真闹起好看吗咋个？”

“劝！说两句好听话吗？你就是这起烂德性，啥子事都想和稀泥！火子落在脚背上，各人才晓得疼——这又不是别的啥子事，随便就忍气了；这是扯钱上头的皮！”

胡二虽然聪明，毕竟那话说得太直接太露；仅管他自以为给老马帮了忙，然而话实在是说破皮了，这使得老马又只好费口舌解释一回。

“钱倒还是小事，多几块少几块我马公仆并不在乎，只是，这种整法简直欺人太甚！”

“是的，这种作法——”赵智很费斟酌，“是有些欠妥当；但是，也不能排除——这或许是局里的考虑也说不定吧？”

赵智那块脸，真可以和某些大演员相比——异常富于表情。上面堆满了对老马的同情。嘴里头却尽量保持中立。

对赵智的这种态度，马公仆是完全理解的，换了他处在赵智的地位，也绝不会轻易表态。但是，他万万没有料到，赵智此时居然说出这样的昏话。这使老马很生气。

“哼，局里的意思！你也会赶起羊子打和声！厂里不得人去下烂药，局里还不是照报表批！”

吃了一呛，赵智只好聊自解嘲地一笑：

“嗯，或者是你说的对吧；我早已声明在先，这些事我是蒙有鼓里的。”

“嘿嘿，”马公仆一声冷笑，“我明白得很，名字还没有上报，就放风说高头还要平衡；平啥子衡？无非是拿我这一级

去贴他的舅子。妈的，小人！”他认真说气来了，声音愈加大声武气的。

这句话的针对性太明白了，竟吓得会计李芳仁的眉尖一跳：他赶紧拿二拇指压在嘴皮上，继而，又翘起大拇指指了指隔壁——示意老马轻声点。

隔壁是厂政工组的办公室。拿厂里职工们的话说，那是书记魏石全的地盘。这也不无道理。首先，政工组的组长是魏石全本人兼衔，而副组长又是他的舅爷唐白玉挂印，其下的组员，只好央倒他两郎舅玩了；否则，就请你趁早另谋生路。

李芳仁之提醒马公仆，倒并非他为人过份的谨小慎微，实在，两间办公室处得太近了。

这时，已经是到了快下班的时候，政工组的要员们早就回屋去整治夜饭，所以，整个政工组，唯有唐白玉一人孤身守寨。这倒并非是他不想早走，由于新近才又升一级，他是应该做出模范的样子的。这么一来，那边马公仆的每句话，自然逃不脱他那两只警犬一般竖起的耳朵。

唐白玉，三十四、五岁，可谓少年老成；心思动得多，相就显老些，看去有四十多了。他属于“史无前例”的风雨中锻炼出来的别具一格的新人——长于搞“大批判”和“专案”，加之还有点“理论水平”，自然应时发迹了；从专案组的成员做到理论组的组长，继而又做到政工组副组长。他的确富于“政工人员”的气质：一块铁板脸，从来不苟言笑，说话亦如他的手脚，冷冰冰，硬梆梆，绝对谈不到感情用事。他的记性特别可怕，专门记了别人的“反动言论”，到时候朝外头端。作为记性的补充和证明，是荷苞头的那个红本本，其给人的威慑

力量，简直不亚于一枚中子弹。他这个人，不但厂里的工人，而且就连干部，也都对他有几分悚然。所以，在全厂，他成了众人的忌讳，背脸被人们呼叫“扫把星”。

马公仆正说在气头上，因此，李芳仁对他的提醒反转成了火上加油。他闪火的眼睛瞪着隔壁，心头恨恨骂道：当初批判“四人帮”，就该把小杂种整下来！定不了狗日的“震派”，起码也要算“风派”！唉！那时候把脸抹下，何至于今天呢；姑息养奸，终究为患……

心头骂着，马公仆的胸膛里真如空肚皮吃了生大蒜，又烧又辣！那满腔的怒火简直燃登堂了。

“你们怕‘报耳神’吗！老子今天是不信这个邪教！”拍着厚实的胸脯，老马亮出一副汉子人的架势，“我今天在此专等，看他敢跳出来把我的球咬了！”

因了这句粗话和老马形象的手势，办公室内外的看客一齐爆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，仿佛是自己也出了口乌气。更有好事者立刻凑近政工组的门罅，下细朝里瞧了一歇，旋即车身向近旁的人悄声报道：

“吓，唐白玉的脸，青得像三月间的毛桃子！”

“老马，说话还是稍微顾点影响吧。”

赵智在脸上摆出一副沉重的表情。他感觉马公仆的话已经说出格了；而且，门外的观者越围越多，这样闹——在全厂职工面前暴露领导之间的矛盾，总欠妥当。因此，他感觉有必要提醒老马：这些事，做到分寸就适可而止，大可不必闹到尽人皆知。

“哈，影响！”马公仆在脸上亮出一副决战的架势，“这样整，我还给哪个顾脸！”

一阵紧促的电铃声，转移了人们的注意，马公仆的声音也随之嘎然而止。

——下班了。

看客们骚动起来，办公室内紧张的空气立刻缓和了下去。看闹热固然有趣，但究竟是看不饱肚子的。于是，人们急急忙忙朝圈子外面梭，只有少数好奇心极强的人，仍旧大张着嘴，眼睛期待着盯住马公仆的脸。

马公仆的脸，表情正迅速变换：两分钟之前的激忿之色已经从脸上消失，代之以苦痛和深深的忧伤；阴沉的两眼，木然望着灰白的远天，嘴唇似乎在颤动，像是有什么深心的话要说。这副表情又吊起了好奇者的胃口。然而，老马却终于使人扫兴，竟什么也没说。

折好桌上的《参考消息》，仔细锁了办公室和保险柜，马公仆端起茶缸，仿佛用这半缸冷茶来浇灭心中的怒火，一仰颈子，喝了个一干二净。随后，排开众人，迈着重而平稳的步伐，打道回府了。

“嗨，嗨，稀奇！”留下来等闹热的人们又诧异了，“刚才还骂得泼风闪电，车脸就收锋了，简直是发神经！”

其实，这倒并不稀奇，只怪人们平时没有留心罢了；这正是马公仆的脾气之一。试问，除了那点上班的时间，谁曾在厂里见过老马的面呢？当然，国庆、春节，和其它聚餐吃油大的时候，应该算是例外。

据说，由于下午的激动，当夜，马公仆的高血压病发作了。高血压，是要慢慢养的病；自然，马公仆第二天就没有到

厂上班。

高血压？过去谁曾听说他有这个病呢？身体是那样好，简直就像棵老皂角树！或许是因为他胖吧，但并非胖子就一定患有高血压呀。

赵智躺在厂长办公室的藤沙发上，对马公仆突然爆发的病感到很纳闷。

“嗯，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呵！”他沉吟道。俗话说：南人北相者贵。这话在赵智的身上正好得了印证。他——一条长大汉子，少见的好气色，方方一块脸，红得跟紫铜一般。平时，有事无事，他总喜欢咬紧牙帮皱起眉，使人获得这样的印象：他似乎有坚强的个性和深刻的思想。他说话，常常爱带些企业管理方面的术语，诸如：工时定额啦，成本核算啦，流水线啦，丰田生产方式啦，等等的词儿。这一切，就组合成了他身上企业家的气派。除此之外，赵智还有一个特点：与人见面，他必定要同对方握手。这并非因为他是个富于热情的人，根本的原因仍在于这握手有助于他的企业家风度。况且，他那双手又是十分的好手——指节粗长，掌肉丰厚；正如《相法大全》上所标出的，是一双干大事业的手。他自觉，这双手可以传达给对方一个感觉，即：他老赵是一位有力量的人物，而且是十分明白怎样运用自己力量的那类人。

现在，他的办公室里唯有他独自枯坐，完全可以放下企业家的气派。他躺在沙发上，闭目沉思；由于夜里没有睡好，脸上的神色显得既疲倦而又困惑。

“妈的！这厂姓赵吗？躲灾的借开会拍屁股梭了；痛痼病的不来吭一声，丢下全厂的事咋个办？！”

赵智在心中骂道。他的确有一肚皮的怒火要发，因为他

必须对全厂的事咋办作出回答；而这实在非常棘手，其中有许多非“个中人”不能体会的难处。

昨天，马公仆突然发了脾气，他就感觉很不正常，孰料他今天干脆就病倒了呢？激动，高血压，简直是哄鬼！显然，马公仆是在向厂里施加压力。赵智心中很清楚，虽然马公仆的矛头是针对魏石全的，但是，魏石全有备在先，第三榜一公布就溜之大吉，于是，这压力无形中就落在他脑壳上了。如何在“马魏抗争”中相处才稳妥呢？赵智所苦恼的地方正在于此。

屋子里的光线很暗，窗幔扯得严严实实。赵智思考着，如同睡着的一般。香烟，一支，又一支，在他指间燃尽。天麻烟浓烈的奶油香味萦绕不断，使他的心渐渐宁贴了。当第六支烟点燃后，赵智的嘴角竟浮起一丝淡淡的微笑。大半个上午的深思熟虑，使老赵订出两条伟大的决策。

第一，在马、魏二公之间保持中立。

毫无疑问，赵智在感情上是倾向马公仆的。他曾经考虑过“联马抗魏”的方案，但顾虑马公仆不可靠，所以，他以为没有必要因为马公仆的缘故再去得罪魏石全，对魏石全，赵智从来的哲学是时时设防，因为他们之间“芥蒂”太深。

前年，整党建党期间，为了争书记印，赵智和魏石全进行了一场“运动战”。激战两个月，赵智因“后援”不力而败此。为此，双方关系一直很紧张。赵智固然是败了，却在真正的较量中识透了魏石全。这也不无益处。他明白，魏石全这样的人，决不会因为胜利而对他掉以轻心。所以，如果在“马魏抗争”中，他支持马公仆，魏石全必然会将所有的不满一齐集中在他的身上。这对他并无半分好处，不如坐山观虎斗有

趣。中其手棘常非主矣然而答回出君衣和事而全扶殿

第二，在马公仆卧病的“非常时期”，凡属厂办权限之内的事，一律不插手，不表态，哪怕因此而全厂停产，也在所不惜！

共事多年，对马公仆其人，赵智是深知的：虽然此公平时待人处事极其随和，但事触及疼处，却坚硬如钢。仅凭昨天厂办公室的那一幕，赵智夜间在床上想起也心惊。这足见马公仆不是好得罪的。赵智既然悟到，老马之病，目的是施加压力，而此时去插手厂办的事，肯定大招其怨，这又何苦呢？人不可树敌太多，厂又并非是姓赵。况且，马公仆是厂里的老班子，根子深而且广，厂办那摊大员，简直如同他换了帖的兄弟一般，即令自己想插手，怕也未必可能，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呢？

决策既定，赵智的心头踏实了。但其人并非浅薄之徒可比，将内心的欢喜摆在脸上，年逾“不惑”，而又跻身小小官场的赵智，自马公仆病后，脸上的表情是沉重的。那脸色在向全厂职工宣告：魏书记去局里开会，马主任又重病不起，这一厂的担子简直把他压惨了。

马公仆病倒的第一天，全厂打太平锣——平安无事。

第二天，事情就追起屁股来了。

清早，上班铃才响过，铸造车间和电工车间的主任就跨进厂长办公室要材料。

“荒唐！我背上背得有库房吗？去找后勤！”赵智挥了挥手，做出一副极不耐烦的模样。

“库房有货，我们何必来惊动你厂长？早几天就给老马反映了，焦炭，矽钢片都是等米下锅……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”赵智向两位主任摆摆手，“没有材料，报停工待料。”

“可以，到时候追原因，我们不负责！”

打发了两位主任，赵智洗净保温杯正准备泡茶，会计李芳仁却领来了两位陌生人。

“这位是市建公司的吴同志，来核实几项基建款；这位是齿轮厂的钱同志，来结算外协件。”李芳仁介绍道。

“呵，呵，欢迎，欢迎。”

赵智立刻在脸上堆满笑；接着，照例的同来客有力握手。

“给两位同志办了吗？”

“统计材料完全锁在马主任的保险柜里。”

“哦——”赵智沉吟片刻，“先请坐，请坐。”

赵智给两位来客让了坐，立即车身垮下脸来，一双眼睛火气十足地盯着李芳仁。老李虽然厚道，脸色的好歹倒也分得清，他早车身到门外，正响亮地打着喷嚏，甩清鼻涕；看样子，他已经传染了流感。

“这样吧，二位既来之，则安之——先喝茶歇会儿，我这就去想办法；李芳仁，既是你领来的客人，请你多同他们坐会儿吧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将两位来客甩给李芳仁，赵智抽身出了办公室。他到财务，供销，基建各科室转了转，所见情况实在不景气。各办公室除了有一二人应景而外，余者皆挂了病休——不是偶感时疫便是旧病复发。总之，找不到干事的人。

赵智心中暗暗高兴：嘿嘿，看不出，老马倒认真是条汉子，这样快就表现了自己的实力，有气魄！哼，魏石全惹毛了这个难剃的脑壳，够他打整！

灵感忽至，老赵推开了政工组的门。

“厂长，有事？”唐白玉猛然一惊，问。

“嗯。”

推门的一刹那间，赵智的眉头就皱紧了。

“老马生病也选准了时间——市建公司和齿轮厂的来取文件了，人现在正坐在我的办公室里。小唐，麻烦你跑一趟，给老马要保险柜的钥匙。”

“一踩九头翘”是句俗话，用以形容某些脑壳特灵光的人。唐白玉正是这样的人。赵智的话才说得一半，他已经悟到其真正的来意了。他认为，赵智之来，第一是让他明白，对马公仆他并不支持；第二是让他证明，在魏石全，马公仆离厂期间，厂里一切事他都是尽力而为的。如果仅为区区一把钥匙，他何必来找我呢？

“行，我立刻就去。”

唐白玉很爽快的应承了差事，这反使赵智暗自吃惊。其实，唐白玉心头清楚得很，现在想给马公仆要钥匙，就是他的亲娘老子也休想办到。但他仍然一脸高兴，飞车直奔马府而去。

一路上，他想：戏，谁做不来呢？……

“哎哟，小唐！他一点小病也惊动了你呀！唉，你来早点就好了，老背时的才吃了药睡着。”

唐白玉刚到得马府门前，车尚未停稳，便着老马的女人挡了驾。他正想说明来意，不容他启齿，那女人又叨念不休道：

“啧啧，前晚上吓死人了——老背时的昏得人事不知，一块脸乌青的，满嘴吐白泡，亏得我把他的人中掐死了，才回

转神，捡得条命，不然，死硬了……”

唐白玉无心听马公仆女人的鬼话，他想，我和这贫嘴婆是缠不清的，还是走为上策。主意想定，他说：

“既然马主任才睡着，不惊动他了，我改天再来看他。”

“小唐，进屋吃杯茶，何必……”

不等马公仆的女人说完话，唐白玉早飞身上车而去。他虽然没有讨到钥匙，但也不算空跑一趟，他已经注意到马公仆卧室的风窗。

马公仆卧室的窗户关得紧，窗幔也拉得纹丝光亮不透，只有顶上的风窗开了一半，一缕缕淡烟从里面飘出。唐白玉立即在心里断定，屋里少说有五个人抽烟。他想：马公仆是不抽烟的，谁在里面抽烟呢？况且，他女人说，“也”惊动了你。哼，肯定是厂办公室那伙鬼！

唐白玉的嘴角，刻下一抹阴冷的笑影。

三

马公仆已经病了一个星期。探病回来的人说，那病势仍不见松活点。由于他的病，厂办下属那一摊不必说是瘫痪了。不仅如此，厂里好几个车间，也由于原材料供应不上，先后报停了两三天。正在这关节上，书记魏石全回厂来了。

“好，好！你回来就好了。唉，这个礼拜简直把我压惨了！”与魏石全才照面，赵智就开始诉苦。“你才走两天，老马他妈的就病倒了！”

赵智的声音，怨艾中夹着亲热，谁也不会从这声音中感觉，他和魏石全竟是死对头。

“啊！老马病了！什么病！”